

# 治疗上万“心病”患者 30年潜心病历库“淘宝” 九旬“袁嗲”的“医道人生”

上万台心脏手术、22本内容翔实的病案本……今年90岁的袁明道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胸外科创建者,中南地区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主刀者。退休后,他又花了30年时间守在浩瀚的病历库里“淘宝”,发掘百年湘雅沉淀的医学经验……

在湖湘医界,不少人敬佩袁明道毕生从医的坚持、淡泊名利的为人,尊称他为“袁嗲”(“嗲”,长沙方言“爷爷”的意思)。



袁明道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病案管理与信息统计中心整理病历。

## 终身行医 上万台手术挽救患者生命

袁明道的父亲是一位泌尿外科医生。“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些‘石头’回家给我们看,说是从病人身体里取出的结石。”从那时起,袁明道觉得医生很神奇,可以帮人减轻痛苦,是一份高尚的职业,从医的念头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他心间。

从1949年考入湘雅医学院到今天,袁明道是心胸外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建设者。在他的带领下,湘雅医院心胸外科于1994年成功实施了中南地区首台心脏移植手术。

“医生就是要全心全意治病救人、救死扶伤。”70年来,袁明道的奉献信念从未动摇过。连续数日不眠不休、手术台上动辄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深夜钻研科研对他都是家常便饭。他行医数十年,成功实施上万台心脏手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为了掌握心脏移植手术的技术,袁明道带领团队进行了两年动物实验,经常周末还沉迷于研究,不攻下难关,决不罢休。

曾和袁明道搭台做手术的医生陈胜喜说,在20世纪

80年代,心脏病手术起步不久,先心病手术属于高难度手术。1987年5月,袁明道收治了一个5岁先心病女童吴敏(化名),孩子长时间发烧,只要一活动就呼吸急促,为了帮助患儿,袁明道带领团队给患儿实施了手术,手术很成功。

出院时,孩子的父亲拉着袁明道的手说:“你们就是我孩子的救命恩人,我们一辈子感谢你们。”

袁明道曾当了7年住院医师,最忙的时候两天两夜没合过眼,对于自己做过手术的危重病人,他都会精心守护,生怕病人出状况。

“心胸外科的病人病情一般都很重,需要医生格外小心。有时候正在吃饭,一听到病人出问题了,我放下筷子就跑过去了,紧张得不得了。”袁明道说,“只愿后辈们不断创新医疗技术,为更多重症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 潜心病历库“淘宝” 发掘大量珍贵经验

一个陈旧的放大镜,一个小小的保温杯,22本浓缩着上万个病历的记录本……头发花白的袁明道翻开一本病历,他用放大镜逐字逐句仔细地阅读,沉思片刻,然后

将病人姓名、诊断结果、手术方法、主刀医生等关键信息用不同颜色的笔记下来,遇到典型病例,他会复制一份,耐心地贴在记录本上。

由于年事已高,他写字的姿势与常人不同,他的头微微歪斜在肩膀上,书写时五指将笔牢牢攥在手心,一笔一画都有些费力。

无论酷暑严寒,袁明道总会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来到医院,在病案室一待就是一天。他手写的病历记录本,浓缩成了几十年来湘雅医院心胸外科的病案信息。

采访中,袁明道绝少谈及个人成就、荣辱得失,但一提起病历,就有说不完的话。他指着案头一沓沓病历说:“成功的病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暴露出不足,失败病例中的一些尝试在未来也许会成功。”

这22本厚厚的病历记录本是袁明道的“宝贝”,也是院里医护人员争相传阅的“宝典”。它们组成了一套“关键词索引系统”,科室医生能根据其中记录的时间、诊断结果、手术方法等信息快速搜索到详细完整的病历。

袁明道的学生、湘雅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罗万俊介绍,“袁嗲”的病案本就像

心胸外科医生的“口袋工具书”,这本工具书实时更新,不仅对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有参考价值,对整个科室都有指导意义。

## “像老黄牛一样工作”

袁明道的家就在医院里面的宿舍区,家里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模样,家具简陋,找不出什么贵重陈设,卧室里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墙上挂了一幅学生庆贺他90岁寿辰的字画,“仁者寿”三个字是学生们对他的祝福。

回首过去,袁明道有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治病救人,从来没有出去‘走穴’赚钱,也没有收过病人的红包。但我做了一辈子自己喜欢的事情,值得啦!”

在他的学生罗万俊的眼中,“袁嗲”除了研究医学,没有其他爱好,“他就像老黄牛一样扑在工作上。”

“一个人的坚守是为了更多人的欢喜,我如果能活到100岁,就会整理病案到100岁。”袁明道说,“希望我整理的病历记录,能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治好更多的病人,我就很满足了。”

据新华社电

## 89岁土家族老人向安国: 致力于留住 “语言的活化石”

据新华社电 今年89岁、念过几年私塾,自称经历过“古代教育”的向安国,有一个思考已久的新潮想法。他想请人把自己的“土话”录进电脑,放给一代代后人听。

向安国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他会两种语言,一种是发音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虽然不顺畅,但能听懂的人很多,另一种是发音很标准的“土话”,却没多少人能听懂。

泸溪县地处武陵山脉深处,连绵不绝的大山将县域切割得十分零碎。有的村庄被大山掩在逼仄的山脚下,有的村庄沿着河流走出狭长的一条,更有的村庄头与尾隔山相望。

独特的地貌和生活环境,一方面演变出土家族语言中一种独特分支,其发音中的“一字一句”均独有所指,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之间相互交流无碍;另一方面,也把这种语言压缩在狭小的空间内,始终走不出重重大山。

在整个泸溪县甚至全世界,能听懂向安国“土话”的人只有1000人左右,他们全都聚集在向安国所在乡镇的3个寨子里。

向安国说,要是再不把自己的声音保留下来,以后慢慢地就没有人会听、能懂了。

这种“土话”实际上是土家族语言中的一种。长期关注和从事苗语及土家语传承的吉首大学杨再彪教授说,土家族语言中常用的是北部方言,而在以泸溪县潭溪镇为核心的极小区域使用的是南部方言。

通过持续多年的调查,杨再彪发现,目前还会说土家语的人几乎全都是兼通普通话的“双语人”,并呈高龄化趋势。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会一点”的状态,这部分人只会讲少量土家语,只能对付简单日常用语,遇到生僻一点的词或者复杂一点的句子,就得转用普通话来表达,“真正的土家语‘单语人’已经很难找到。”

即便是同属土家族语言的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两者之间也并不能沟通。

语言消失的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存在。十年前,曾有研究指出,世界上现有语言6900种左右,而约2500多种语言濒临消失。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向安国越来越焦虑。他所在的泸溪县潭溪镇大陂流村——曾是土家族南部方言使用最为集中的三个村庄之一,但全村目前1826人中只有400多人还能说或是听懂南部方言。

“必须赶紧把我的话录下来。”向安国说,“用南部方言发音,再用普通话解释,让子孙们能听得懂、记得住。”

不仅是记录,多年来,向安国和一些在田野间奔跑的“语言捕捉者”想方设法地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希望他们能学习发音和掌握语言里的文化。

## 李树和:从“陕北油老板”到“专职种树人”



8月17日,李树和(右二)和村民们一起管理苹果园。在他林场务工的村民一天可领130元的工钱。

年过六旬的李树和曾是一名“陕北油老板”,靠着打油气井、运输石油,勤快肯干的李树和成为当地先富起来的能人。但整日面对黑色石油的李树和怎么也忘不了心中那片绿。

2014年,李树和回到老家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陕西省吴起县铁边城镇寨子湾村。这里因天干地薄,曾经400余人的村子只剩下几十

人。李树和先后承包了村里2.5万亩的荒坡,开起了家庭林场,成为一名专职种树人。

为了提高树苗成活率,李树和专门修建雨水蓄水池和地下灌溉设备。每年春秋两季,村里村外的乡亲都成了雇工。几年来,买树苗、平坡地、建设备、发劳务,李树和已经投入600多万元。

4年多来,李树和种下的一株株小树大多长势良好,一部分试种的桃树和苹果树,如今已经成林挂果。

新华社发